

拿破仑一世传



· 上卷 ·

[英]约翰·霍兰·罗斯著

商务印书馆

拿破仑一世传

上 卷

[英] 约翰·霍兰·罗斯著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拿破仑一世传》翻译小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John Holland Rose
**THE LIFE OF
NAPOLEON I**
Vol. I.

Sixth Edition Revised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3

内部发行

拿破仑一世传
上卷

[英] 约翰·霍兰·罗斯著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拿破仑一世传》

翻译小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5⁷/₈ 印张 378千字
1977年1月第1版 197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81 定价: 1.45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约翰·霍兰·罗斯(1855—1942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师、海军史教授。他曾致力于研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历史。他的主要著作有:《拿破仑一世传》、《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研究》、《大战的起因》等。

本书是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界研究拿破仑的名著之一;1902年初版之后,曾多次修订再版。原书分上下两卷,综述拿破仑整个一生,对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都有比较系统的评述,尤其是对历次重大战役叙述得更为详细,书中对当时欧洲国际斗争的复杂形势,如沙皇俄国的扩张侵略和霸权野心、反法同盟中各国相互之间利害冲突等也有所反映。作者在写作中利用了英国收藏的有关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大量档案,整个来说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对于研究拿破仑和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对拿破仑作了一些肯定的评价,指出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继承者。书中谈到拿破仑在镇压王党、反对波旁王朝方面所作的贡献,肯定了拿破仑在巩固法国革命的成果、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等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同时,作者对拿破仑的侵略扩张活动也有所揭露。

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他对拿破仑及历史事件的分析,往往是从个人天才、性格、感情、命运或某些偶然因素出发,来进行解释,未能阐明拿破仑历史活动的阶级实质,也无法认识拿破

仑只是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国内外政策都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完成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对于拿破仑与波旁王室的斗争、与反法同盟的斗争，作者虽然用了不少笔墨加以叙述，但却未能触及这场斗争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实质。作者无视法国人民群众的作用，书中多处攻击革命群众为“暴民”、“土包子”。所有这些，望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严肃批判。

原书索引全部译出，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原书页码已依次排在中译本切口一边）。书中地图均照原图译制。

序 言

vii

任何一部新著《拿破仑一世传》问世，看来其作者均有必要说明著书的理由何在。我的理由仅仅在于，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按照从英国档案局搜集的事实，以及欧洲大陆史学家们新近发表的许多宝贵材料，来校正关于拿破仑生平的传统说法。若是要把我对待这些材料的态度解释清楚，就得写出一篇详尽的、评论性的导言。但是，鉴于篇幅有限，完全不容许这样做，我只能简要地提一提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首先谈谈已经发表的材料。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奥拉尔、舒盖、吴赛、索雷尔和汪达尔等先生的著作；德国和奥地利的比尔、德尔布吕克、富尼埃、莱曼、昂肯和韦特海默尔等先生的著作，以及意大利的隆姆布罗索男爵的著作。我还从下述机构或人士所辛勤编撰的专题学术论文或文集中，获益甚大诸如法国的“现代史学会”、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布维埃先生、科德里埃先生、J. G. 舰长(Capitaine“J.G.”)、莱维先生、马德兰先生、萨尼亚克先生、西乌先生、齐维先生等人，以及德国的拜洛、德梅里奇、汉辛、克林科夫施特罗姆、陆克瓦尔德、乌尔曼等先生。最近发表的一些涉及那一时期的法国人的回忆录，也不无价值，不过使用这类材料得多加小心。莱昂·莱塞斯特先生和莱翁斯·德布罗汤尼先生发表的新编拿破仑信札，对于这位伟人生平的研究也打开了新的前景。^{viii}因此，对拿破仑一生中的许多片断可以有把握地进行重新评价的时刻，看来已经到来了。

不过，假如我不是对拿破仑文献能作出某些新的贡献，我也就

不会有勇气来从事这项艰巨工作了。早些时候，我因撰写一本被收进《剑桥大学历史丛书》的著作而研究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我弄清了，1795—1815年间的英国档案材料是很有价值的。然而，除了“海军档案学会”以及奥斯卡·布朗宁与赫里福德·乔治先生、费希尔先生与奥曼教授等人富有成果的研究之外，几乎没有其它英国著作是以这段时间的官方档案材料作为依据的——这种情况对英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说来，的确有损其声誉。这些官方档案材料是很耐人寻味、很有价值的。那时的英国外交人员，有办法从许多外国首都把外国的国家机密弄到手，即使在英国与那些国家的政府处于交战状态时，也是如此。此外，从英国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档案中，我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莱维先生在他所写的《拿破仑秘传》一书（1893年版）的序言中说得对：“以文件为依据的拿破仑帝国的战争史，还没有人写过。若要准确地写出这样一部历史，彻底了解外国的档案材料，较之了解法国档案材料更为重要。”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档案材料，大部分已经为人们所查阅过了；我想，可以这样说：我已经查阅了英国外交部档案有关拿破仑时代的全部重要材料，以及圣赫勒拿岛那段时间的部分档案材料。在篇幅所允许的情况下，我力求把上述研究成果纳入本书；自然，所采用的是叙述体，因为我认为编写历史总以使用叙述体裁为宜。

总的说来，人们对英国的政策了解得愈充分，就愈会觉得它是
ix 未可厚非的。英国的政策虽然常常显得软弱、摇摆，但终于坚定起来并且受到人们尊重。而且，英国政府以对法国人民宽宏大量的行动，结束了那段长时期进行的战争；而这一点，那些要求我们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受难一事流泪的人们，总是执意忽视的。不过，这种光辉的结局不应使我们忘记，在1801—1803年间、1806—1807年间和1809年间，英国的那种软弱无能的反常行径，使得当

时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成为贻笑欧洲的笑柄。的确，拿破仑与英国在 1803 年之所以重新开战，究竟是由于拿破仑天性暴烈，还是主要由于他对英国阿丁顿内阁的蔑视所致，现在还是一个疑问。如果人们没有忘记在第三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英国所犯的种种荒谬错误，那么，大英帝国在与拿破仑这位非凡天才的生死搏斗中竟然还能幸存，看来是一个奇迹；因为拿破仑是下了决心要推翻大英帝国的。我在书中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拿破仑企图在印度、埃及、南非和澳大利亚建立法兰西殖民帝国的规模之广及其决心之大。毋庸置疑，1803 至 1813 年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不仅对欧洲和拿破仑的命运，而且对世界范围的殖民化的总趋势，都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由于有必要对拿破仑生平的某些部分加以压缩，我决定非常简略地处理可以称为拿破仑事业鼎盛时期的 1809 至 1811 年这几年；目的在于可以用更多的篇幅来叙述其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我已试图说明，即使在这些变故不多的年代里也可看出，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制度”怎样激发了那些终于使他垮台的巨大经济力量；结果，在 1812 年拿破仑溃败以后，形成了拿破仑和法国对抗整个世界的局面。

虽然我并未忽视拿破仑这位伟人一生中的个人琐事，但是我 x 主要叙述的是他的政治事业。在他的私生活方面，除了他的才气焕发的谈吐之外，并没有什么永远使人感到兴趣的特点。也许，这是因为，他很早就对约瑟芬的浅薄感到厌烦，并且对兄弟姐妹们的那种科西嘉人的执拗秉性，也感到厌倦。不过，原因也还在于拿破仑本人的癖性。他曾经对加卢瓦先生说过：“我不太喜欢女人，也不喜欢赌博——总之，什么都不喜欢，我完全是个搞政治的人。”我是把拿破仑当作一位军人和政治家看待的；同时，关于他吃饭时狼吞虎咽、听音乐会时打瞌睡，以及那些对他并没有魅力的风流韵

事等等细节，我都没有向读者赘述。这样，就把重点放在拿破仑最感兴趣的事情上了——总而言之，我写述他当行出色之处。

要不是许多方面的人士给了我慷慨的帮助，我这本书，即使象目前这样有许多不足之处，也是无法完成的。承蒙剑桥大学近代史皇家讲座教授阿克顿勋爵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指点；公立档案馆的休伯特·霍尔先生对我在该馆从事研究时加以指导；罗马的隆姆布罗索男爵，《拿破仑时代的书目索引》主编，就有关意大利的问题和其他问题提供了线索；《奥地利与解放战争的开始》一书的作者、但泽大学预科教授陆克瓦尔德博士就本书关于德意志问题的章节进行了博学的校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坎利夫硕士就1800年、1805年和1806年诸次战役提供了宝贵意见；《皮什格鲁》一书的作者、格勒诺布尔的科德里埃教授就保皇党人阴谋暗杀拿破仑一事提供了情况；莫里斯文学博士和霍斯布鲁格学士先生提供了关于滑铁卢战役的详尽的来往函件。我对以上诸位人士，表示由衷的感激。牛津大学已故的韦斯特伍德教授的侄女们惠然允许影印复制她们所拥有的新近发现的一封拿破仑手书，刊印在本书上卷第156页^①之后。此外，洛女士还盛情地让我自由翻阅她父亲的关于1813—1815年间以及拿破仑被放逐在圣赫勒拿岛那段时间的文稿。我愿在此对所有这些朋友的盛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帮助不仅使我在许多情况下免于坠入研究拿破仑问题时所常有的、为数众多的陷阱，同时还增加了本书的价值。当然，不能设想我已完全摆脱了这些陷阱；不过，借用已故的伦敦主教的一句话，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已尽了努力来写出真实的历史。”

约翰·霍兰·罗斯

① 原书页码，下同。此信中译本未复制——译者

[注: 本书注释中多次引用的拿破仑《书信集》(Napoleon's "Correspondence"), 系指拿破仑三世赞助下发表的法国官方版本。《新编拿破仑信札》(The "New Letters of Napoleon") 系指由莱昂·莱塞斯特编纂并由玛丽·洛伊德夫人译为英文的那些书信; 只有几处例外, 援引自莱翁斯·德布罗汤尼先生所编辑的更新的版本, 已注出编辑者的姓名。"F.O." France, No. ——指的是英国《外交部档案》法国部分, 第××卷; "F.O." Prussia, No. ——指的是英国《外交部档案》普鲁士部分, 第××卷。为了行文简练, 我在书中对拿破仑的元帅们和高级文武官员们均直称其姓名, 而未称呼其官衔; 不过, 在本书下卷结尾处已将这些官衔列表附上。]

第三版序言

人们对于本书的需求大大超出我的预料,以致在 1902 年 3 月付印的本书第二版中,我来不及对本书作任何重大修改。当前的情况,又使我无法照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对本书进行彻底修订。不过,我已仔细考虑了评论家们提出的种种建议,而且在一些地方已予采纳。维也纳的富尼埃教授惠然提供了关于传闻甚广的奥斯特里茨的冰上灾难一事的详细情况,看来这些详细情况已归于稗史之列;所以,我已为此在下卷第 50 页上加了一条注释。此外,我可以言之有理地说:巴尔马因伯爵所发表的关于拿破仑被放逐在圣赫勒拿岛时期的那些报道,在所有重要的细节上都可以说是证实了我对拿破仑那一段被囚禁的生涯的叙述。

约·霍·罗斯

1902 年 10 月

第六版序言

关于拿破仑的研究工作已向前进展了,这样,就有就细节问题对本书作进一步修订的必要。因此,除了在文体上作了某些改进并在一些章节的结尾增加了一些注释之外,我还对全书作了仔细的修订。

约·霍·罗斯

1913 年 6 月于剑桥

目 录

上 卷

关于共和国历法的说明·····	9
第一章 家世与青少年时期·····	11
第二章 法国革命与科西嘉岛·····	36
第三章 土伦之战·····	56
第四章 葡月风云·····	69
第五章 意大利战役(1796年)·····	89
第六章 曼图亚争夺战·····	118
第七章 从累欧本条款到坎波福米奥和约·····	150
第八章 远征埃及·····	182
第九章 进军叙利亚·····	209
第十章 雾月政变·····	224
第十一章 马伦哥战役与吕内维尔条约·····	248
第十二章 法国的新体制·····	274
第十三章 就任终身执政·····	307
第十四章 亚眠和约·····	333
第十五章 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雄图: 圣多明各—— 路易斯安那——印度——澳大利亚·····	354
第十六章 拿破仑的对外干涉·····	385
第十七章 战端重启·····	399
第十八章 欧洲与波拿巴家族·····	424

第十九章 保王党的阴谋·····	439
第二十章 拿破仑帝国的发端·····	456
第二十一章 布伦船队·····	472
附录: 两份未发表过的报告 ·····	496
(甲)关于路易斯安那的出售; (乙)关于拿破仑军队中的 爱尔兰师	

插 图

围攻土伦(1793年)·····	63
意大利北部战役示意图·····	93
阿尔科拉之捷示意图·····	136
利沃里及其附近地区·····	143
中欧于1797年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后的状况 ·····	179
围攻阿克示意图·····	213
马伦哥之战(以示克勒曼的进攻)·····	262

关于共和国历法的说明

xvi

法国的共和国历法，每年十二个月，每月为三十天，每个月分为三个“旬”，每旬为十天。每年年终，外加五天(逢闰年则加六天)以便使共和国的历年与太阳历一致。

共和元年	始于 1792 年 9 月 22 日
共和二年	始于 1793 年 9 月 22 日
共和三年	始于 1794 年 9 月 22 日
共和四年(闰年)	始于 1795 年 9 月 22 日
*	* *
共和八年	始于 1799 年 9 月 22 日
共和九年	始于 1800 年 9 月 23 日
共和十年	始于 1801 年 9 月 23 日
*	* *
共和十四年	始于 1805 年 9 月 23 日

上述新的历法虽然是从 1792 年 9 月 22 日算起，但是实际上直到 1793 年(共和国的第二年)的 11 月 26 日，才开始加以采用。到 1805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即停止使用。

共和国历年的月份如下：

葡月	…… 9 月 22 日至 10 月 21 日
雾月	……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0 日
霜月	……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0 日
雪月	…… 12 月 21 日至 1 月 19 日
雨月	…… 1 月 20 日至 2 月 18 日

风月	2月19日至3月20日
芽月	3月21日至4月19日
花月	4月20日至5月19日
牧月	5月20日至6月18日
收月	6月19日至7月18日
热月	7月19日至8月17日
果月	8月18日至9月16日

外加五天的“庆祝日”或称“补充日”；逢闰年则加六天。

在1796年(系闰年)的月份表中,从2月28日起到9月22日止的各个月份的日子,换算时均需减去一天;这是因为置闰,有了2月29日,而二月份多出的这一天,直到共和国历年的年底才予以填平补齐。

更为复杂的是,共和派人士把共和八年(1799年)算作是一个闰年,而按照通用阳历该年并非闰年。因此,该年的最后一天是阳历9月22日,而且共和九年及其以后的几年都是以阳历9月23日为其元旦的。因此,从共和九年的葡月1日(即公元1800年9月23日)到共和十四年的雪月10日(即公元1805年12月31日),上列月份表中的日子换算时均需增加一天。唯一的例外是其后的一个闰年,即共和十二年风月9日(公元1804年2月28日)至共和十三年葡月1日(公元1804年9月23日);因为,在这段时间内,革命历法所引起的两者之间的差异,碰巧相互抵消了。

第一章 家世与青少年时期

“我出世的时候，故乡濒于毁灭。法国把三万军队倾泻在科西嘉岛的海岸上，自由之神的宝座淹没在血泊之中；这就是我当时见到的触目惊心的景象。”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革命初期写下的这段感情充沛的话，描绘了他出生之年科西嘉岛的状况。这些话，洋溢着青年人奔放的热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慷慨激情，也定下了拿破仑一生的基调。他的一生，从襁褓时期到与世长辞，是历尽艰难险阻的一生。

由于波拿巴的性格和他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他这个年轻人是注定要从事一番不平凡的事业的。他以阿勒里克^①那种叱咤风云的气魄，突然出现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文明社会之中。不过，他是一个南方的阿勒里克；在他身上结合了他的科西嘉同胞那种奔放不羁的猛劲，以及他的意大利祖先那种善于思考的智力。他的性格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结合——刚强与文雅的结合，激情与理智的结合，北方人的求实精神与东方人的丰富想象的结合。而这些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特点在他身上的结合，可以说明他一生中的许多神秘事迹。对于传奇故事的爱好者说来，幸而天才的人物是不可能完全分析清楚的，无论是最敏锐的历史哲学家，还是最认真的遗传学大师，都无法做到这点。但是，就人们可以估量到的拿破仑的力量源泉而言，可以说它来自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是革命时代人类的史无前例的需求，其二是他本人的不平凡的秉赋。显

^① 阿勒里克：哥特王（370？—410）；曾在公元第四世纪末叶侵入罗马帝国，并曾在相当于今日的法国、西班牙一带建立王国。——译者

然，谁要想了解拿破仑这个人及其对近代欧洲所产生的影响，谁就得给予他的家庭的特点以一定的重视。

拿破仑·波拿巴的家世，始终是人们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些作者力图把他的家谱追溯到罗马帝国的帝系；有的则追溯到拜占廷的帝系。有一位家谱学家的考证是，他的家族来自马略卡岛；这位学者还把“波拿巴”(Bonaparte)篡改为“蓬巴”(Bonpart)，从而声称，他发现这个家族的祖先是“戴铁面具的人”^①。而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则向东方探索拿破仑的家系；她很有信心地宣布说，波拿巴家族是源于希腊的。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终于排除了这些历史的“发现者们”的种种杜撰，并且把这个谜一般的家族，同一个名叫威廉的佛罗伦萨人联系起来。这个威廉是在1261年开始取姓为“波拿巴”的。看来，他这样做，是在古埃尔夫派与吉贝林派^②进行无休止的倾轧、争斗，把佛罗伦萨市民生活搞得不得安宁的期间。当时威廉所属的一派，即吉贝林派，在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但那时佛罗伦萨的政局是动荡不定的。不久之后，威廉逃到托斯卡纳的萨尔察纳村定居下来，以免遭到获胜的古埃尔夫派的报复。这个家族，看来在萨尔察纳几乎住了三百年之久，以一种惊人的固执劲，保持了吉贝林派和贵族的准则。忠贞不渝的品德也好，其他品德也好，在那个时代都是颇为罕见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同样地被那些无休止的阴谋诡计所败坏了；在教皇与皇帝间、大公国与共和国间，以及城市与土皇帝之间的纷争之中，形成了正如马基雅维利所勾画出的那种意大利性格。由于当时波拿巴一家处境贫困，又由于他们在萨尔察纳居住而与外界隔绝，所以在人们玩世

① “戴铁面具的人”是法国历史传说中的一个神秘的人物。据说这个人与法王路易十四状貌酷似，因而终身被监禁于狱中并戴上铁面具，不准露出。——译者

② 古埃尔夫派十三—十四世纪佛罗伦萨的保教皇的一派。其对立面称为“吉贝林派”，当时是反教皇、保(日耳曼)皇帝的，因此又称为“皇党”派。——译者